

書評：*Cloud Across the Pacific*

沈嘉仁著 黃奕清譯

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: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 (暫譯為：《太平洋上風雲變色：今日中國與西方政治理論上的衝撞》)

墨子刻 (Thomas A. Metzger) 著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，2005，816 頁。

ISBN 962-996-122-9

墨子刻教授是位漢學家，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，也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名譽退休教授，曾於台灣、香港及中國內地講學。他不僅博覽群書，還長期與中國學者討論哲學與政治學。

這並非一本易讀的書。當你在書店找到它時，若這部厚厚的著作沒有用透明膠袋密封的話，請翻到第 671 頁略讀 8 頁長的「西方的防禦哲學？」，再決定你是否要購買並啃下這本書。其第 11 章本應放在最前作為概述。即使為一些熟悉中西哲學的讀者來說，墨子刻就近期在中國及西方的政治辯論所作的細緻研究，膽小鬼絕不宜讀。

西方（這裡主要指美國）和中國的政治人物經常對大洋彼岸對方的作為，表示沮喪與困惑。哲學家們為了處理問題的根本，把隱含的假設公諸於眾，並列出一些陳腔濫調，它們在某些文化中是無可置疑的，但往往會困擾或觸怒來自其他文化的人。墨子刻希望政治哲學家的洞見，最終能引導政治家的行動而緩和全球的緊張氣氛。

我想起一個老舊的政治笑話，關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對比。有人詳細地撰寫有關美國政治體制應如何運作、有甚麼偉大成果將會隨改革而來，但實行這項計劃是多麼的艱難，甚至是不可能的。另一位學者打趣說：「他的著作可以由一個句子，以及一個詞來總結。以一句話，創造烏托邦。以一個詞，絕望。」西方人傾向為之發笑，或至少咧嘴一笑，然後繼續修改政治制度，作微小的改善，或至少紓解某些最嚴重的弊病。在一般化的風險下，中國人較嚴肅地看政治，從1927年幻想破滅的王國維自殺（第51頁），到1937至1949年日本侵略與內戰的創傷（第208頁），到目前台灣政客之間的互相攻擊，在台灣民主化並未能實現早期夢想家的崇高期望（第6章）。

對於政治生活裡那神聖與邪惡的模糊不清（第250頁），是甚麼導致如此不同的反應？墨子刻令人驚訝的答案，是認識論。他的巨著中，有一半是處理「偉大的現代西方認識論革命」。我們知道甚麼，以及我們如何知道？西方的世俗答案是相當悲觀的：我們從科學得知一些東西，但從「是」到「應該」的差距很大。道德不能從自然界中仔細推論出來。

即使道德相對主義沒有壓倒，不同的文化也會對各社會問題給出不同的答案，而只有很少共同點作為行動綱領的基礎。讓「三個市場」（經濟、知識和政治）中的最大個人自由塑造未來，並將政府干預維持在最低度（第 32 頁）。相對地，中國人，即使是在美國獲得學位的學者，往往會忽視「認識論革命」，或是隨意地解釋過去。他們保持樂觀地認為，正確的答案就在那裡，由哲人和學者找出來（假如它們在很久以前還未被找到），並成功地由具品德、真誠而稱職的政府領導人付諸行動（表 1，第 17-19 頁）。

當代中國和美國都談論國家安全、經濟繁榮、平等、自由（民主）和現代化，並爭論伴隨現代化應有的道德或神聖價值。中國人與西方人在烏托邦或有限的目標、認識論的樂觀或悲觀、普遍人性和歷史趨勢，以及系統的或零碎的轉變方面的論述，存在分歧（表 2，第 91-101 頁）。實在是驚人的對照！現在我終於看到，那些成功擊敗「大政府」，並把其競選活動建基於作為「政治建制局外人」的美國政客，如何在中國必定是完全無法理解的。

這部書缺少甚麼？「宗教」，或至少是西方宗教。在第 2 章「唐君毅的排拒西方現代化」多次提及佛教，以表達「現代中國最著名和最多產的哲學家之一的觀點（第 185 頁）。一時失察，索引裡欠缺佛、儒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、猶太教或基督新教的條目。墨子刻把 John Dunn、F.A Hayek、John Rawls 和 Richard Rorty 稱為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光譜。他顯然未聽過天主教社會訓導或基督徒和猶太人在美國民權運

動中的角色，或假設「我們」對它們不聞不問。現在中國正高舉儒家思想，頌揚宗教在創建和諧社會中的積極貢獻，這是個嚴重的疏漏。宗教性盼望可以激勵人們為更美好社會而奮鬥的力量，本身就值得成為另一部長篇著作。

詞彙表和索引中有大約三百至四百個斜體短語和相應的漢字，提供從「四書」到廿一世紀初哲學和政治學的關鍵術語。這本身就包含一個研究生課程所需的足夠材料。

推介這本書作為一個嘗試，去填補「太平洋」兩岸政治思想家之間的差距。鑑於今年中美之間持續且不斷升級的貿易戰，它依然是值得一讀的。 □